

抗美援朝文藝

爲了和平

三幕劇

李 嬰

大衆書局印行

時間 一九五〇年冬

地點 北京

人物

林鈞——二十四歲，青年團員，在大學裏學化學，通縣幹校學習出來被派

到北京某水泥公司研究所研究加氣混凝土 熱情 勇敢。

林妻——二十二歲，高中畢業，解放後受孩子牽累，未能參加工作或學

習，進步性稍差，性情也比較急躁。

林娜——二十一歲，某教會中學學生，一個過去十分崇拜美國生活方式的

少女。

靳振堂——二十六歲，水泥公司醫務室外科醫生，表面上誇誇其談，實際

却是個恐美病者。

靳母——五十餘歲，解放後對新思想接受很快，熱心關切時事問題。

靳紋——十九歲，振堂妹，市女中高三學生，堅毅果敢明朗，充滿了青春

和智慧。

薛金鰲——三十五歲，共產黨員，水泥公司老幹部，沉穩的性格，說明他

參加革命多年的經驗。

燕棠——二十三歲，青年團員，市立醫院護士，振堂女友，一個熱愛人類

和平和真理的女孩子。

張義遠——二十五歲，共產黨員，京郊琉璃河水泥廠勞動模範，振堂表弟。

朱秀珍——十八歲，北京某被服廠女工。

金英——二十一歲，朝鮮女政工人員。

王維聲——三十歲，對時局漠不關心的落後份子。

張蘭——二十五歲，水泥公司女職員。

解芳——二十四歲，水泥公司女職員。

大寶——四歲，林鈞長子。

二寶——兩歲，林鈞次子。

第一幕

時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五日黃昏

地 水泥公司單身宿舍

幕 這是單身宿舍樓上，左側方一立體窗，右側一門通外，屋裡有一套沙發，兩張木

床，剩下是書桌，轉椅，衣架，書架，電話機，收音機等，牆上掛着普式庚像和小提琴。黃昏時候，靜靜的星期日。

林鈞沒出去也沒回家，安心的在書桌前看一本厚厚的關於加氣混凝土的著作，薛金鰲在一小沙發看報，靳振堂王維聲在一張床上下象棋，已經是殘局的時候了。

振堂（以下簡稱堂）（滿面得意的用手彈彈烟灰站起來）哈哈，老王，三戰三捷，你完全可以做我的俘虜了。

維聲（以下簡稱聲）去你的吧，老靳，不來了，我要看報。

堂 這可真稀罕，你不是從來不看報，從來不關心時事嗎？

聲 不，我看報一向是小事不起勁，大事看標題，可是有了重大消息，時局突然緊張的時候，我也樣看得很賣勁的。

薛金鰲（以下簡稱鰲）（慢慢抬起頭，微笑的，把啣着的小烟袋放下）老王，今天報

上可有重大消息，各民主黨派發表聯合宣言了。

（振堂擰開無線電開關，裏面正播送着這個新聞。）

堂 你們聽，電台正在播送這篇宣言呢！

（廣播聲）歷史的事實早已告訴我們，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是密切關聯的，唇亡則齒寒，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援朝，不止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的關聯着，是爲自衛的必要性所決定的，救隣即是自救，保衛祖國必須支援朝鮮人民，中國各民主黨派誓以全力擁護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擁護全國人民在志願基礎上爲着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神聖任務而奮鬥。

堂 （激昂慷慨的）同志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正是我們行動的時候了，林鈞，你還在這兒看你的加氣混凝土製造學嗎？美李匪軍已經逼向中國的東北邊境了。

林鈞 （以下簡稱鈞）（慢慢的從書本上抬起頭，拿起書，來回踱着步子）振堂，你的話很對，這幾天我思想上正在做鬥爭。不知爲什麼，我安不下心去了。

堂 你當然安不下心去，美國強盜用成千成萬的炸彈和燒夷彈大量屠殺愛好和平的朝鮮人民，多少可愛的孩子死在母親的懷裏，多少工廠醫院學校和農場，在炸彈底下化爲灰燼，多少愛國志士，遭到槍殺，現在這些強盜又來走日本的老路，公然明目張胆地侵犯我們祖國的邊疆，轟炸我們和平的領土，你想我們能容忍下去嗎？我們又

怎麼能安下心在這兒讀書呢？

（似乎自語似的）我們慶幸趕上了這樣一個空前的大時代，做了毛澤東同志幸福的孩子，可是愛好和平的祖國，又遭到外來的災害了，（抬頭向靳）振堂，今天我想跟你談談，我思想上還有些問題。

好，咱們坐近一點，今天是星期反正也沒事。

（丟下報紙）我也來參加你們的討論會吧。

（仍舊讀報）我在這兒一邊看報一邊聽你們講話。

振堂，不是說你的女朋友來找你嗎？可得給我介紹一下。

好，前天我們打電話邀好了，她一會找我來一塊去看「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振堂，咱們是大學同學，又住在一個院裏，你比我多做了幾年事，經驗閱歷比我強。可是回想一下，日本鬼子佔了北京，和國民黨統治時期，咱們的生活，咱們受的罪，咱們的心情都是一樣的。

林鈞，我嚐過那種滋味，天天吃混合麵，連腰都直不起來了。

好容易我們看見太陽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羣衆，經過八年抗日戰爭，四年的人民解放戰爭，用生命和鮮血，換來了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我真是歡喜極了。我整天哼着「毛澤東之歌」，我看見清華園那麼些教授像孩子似的跳着去參加土改，我看

鈞 堂

見走在天安門林蔭大道上，繫着紅領巾的少年，我看見咱們胡同整天整夜大興土木蓋起新的廠房，就連咱們院裏做了九年童養媳的朱秀珍也在被服廠上了工，振堂，新中國的一切都是在生產建設，欣欣向榮，正好在這個時候，我畢業了，學習了，也分配給我理想的工作了。

林鈞，你是在這兒做文章了不是？

不，我今天有些激動，振堂，你聽我說，當我靜靜的坐在研究所裏，第一次把咱們試驗成功的加氣劑拿來重新化驗的時候，我情不自禁的向偉大的祖國歡呼，歡呼我們加氣劑的質量已經超越了美國，我想起咱們琉璃河水泥廠克服了一二三月份沒有完成任務的種種困難，從四月份起，連續超任務，產量增加了，質量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我興奮的跑到廠子，跟那些勞動模範無名英雄們做了朋友，學習了他們勇敢團結愛國的精神。我覺得自己變得更年青更快活更進步了。

鈞 堂

這時候你思想上對於抗美援朝的看法是怎麼樣呢？

我當時的想法，認為中國出現了從來沒有的和平局面，我們就應該好好關起大門來，埋頭從事建設，珍惜這種和平，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迎接新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高潮。振堂，就拿老薛來說，我每逢一看見老薛，就給我一種很大的啓示，老薛參加革命十幾年，身體弄得很壞，進城以後，仍然保持他那種樸

實堅強的風格，工作學習都走在前面，他教育了我，也就更讓我想到中國應該在這個大好局面之下，積極建設，迎接未來的黃金時代。

現在你認為這種想法對嗎？

不對了，振堂，我犯了單純的太平觀點，一腦子狹隘的愛國主義思想和苟安心理，從打美帝在仁川登陸，一步步逼向了東北邊境，我清醒的覺得朝鮮戰爭就是我們自己的戰爭，我們是愛好和平的，可是美帝不讓我們有和平的機會，爲了爭取和平，我們就祇有行動起來，打倒侵略的勢力，才能真正的從事和平建設。

你的想法就這樣變過來了。

客觀環境迫使着我變了，我坐在這兒安靜的看書，可是一抬頭我就想起美帝對我有殺父之仇，振堂，我父親活活的被那個洋行經理氣死，你是知道的，我母親連急帶氣，也跟着去世了。美帝不但殺死了我的父母，還用它的所謂民主，自由和文化，麻痺着我的妹妹林娜，讓她不能進步，美帝在中國殺人，有時是不用刀的，可是比刀子還要狠毒，現在咱們每天在報紙上都可以看到，鴨綠江邊的大火正在燃燒，它既然敢在中國的邊境犯罪，何嘗不敢到北京來屠殺咱們呢，想想從前我個人的遭遇，再看看眼前的現實，我實在不能忍受了，這幾天我變得很鬱悶，很焦急。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考慮好了，一旦祖國號召，我會毫沒有一點遲疑的，把我的一切獻給祖國，爲了真正的永久和平，爲了我能更好的研究加氣混凝土，更好的撫養我的孩子。

你想想，你沒有一點包袱嗎？

你是說我老婆會扯我的後腿嗎？我想我會能說服她的。

好，林鈞，這正是我們行動起來的時候了，我主張今天蘇聯和中國早就應該出兵，把那些美國狗強盜打出去，我也早就看透了，美帝要從朝鮮進兵中國和蘇聯，一心想獨霸全世界，我是不能讓這些吃人的強盜再來殘害我們中國人民，我不能忍受，我要行動起來。

（冷靜的）振堂，朝鮮戰爭是一個國家內部的解放戰爭，只有美帝不顧國際信義，才出兵侵犯朝鮮，蘇聯是不能出兵干涉他國內政的，蘇聯從來就主張擁護世界和平，尊重各國領土主權完整。朝鮮問題，應該由朝鮮人民自己開會解決。另外一點，美帝侵犯北朝鮮的同時，它也派兵艦到台灣，並且轟炸中國的東北邊境，這是我們不能忍受的，也是我們不能置之不理的；我們一定要向聯合國控訴美帝這種暴行，隨時響應祖國的號召，但是要記住，光憑一股熱情的衝動，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必須經過殘酷的思想鬥爭，實際行動起來才成。

老薛，我同意你的意見，我們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我們一定要跟美國幹一傢伙不

可。

你說跟美國打仗嗎？那可不是簡單事兒？

怎麼？

我總不相信美帝是紙老虎，你想想既然是紙老虎，爲什麼人家還敢跑到一萬里地以外出兵打仗呢？

咳，我的同志，你光看見外表，並沒認清美帝的本質，他本身存在着無法挽救的經濟危機，他要活命，他當然要到一萬里地以外進行侵略了。

遠的不說。就說解放以前吧，美國吉普車在街上橫衝直撞，軋死多少老百姓，美國兵喝醉了酒，殺死多少人，姦淫了多少婦女，你問問誰敢惹？

老王，你忘了那是國民黨統治時代，美帝是蔣介石的親爸爸，他孝順都來不及，還敢惹他。

鈞今天人民的的新中國了，你問問美國少爺兵還敢在中國的大街上逞凶嗎？

還有我總難憑信我自己，中國人只能打中國人，咱們的解放軍打國民黨反動派富富有餘，如果打起美國來，恐怕就差點了。

鰲老王，你忘了毛主席說過「中國人民是無敵的」。

堂是啊，中國人民解放軍能够消滅國民黨匪軍八百萬，就一定能够打敗美國軍隊。

鈞 事實上國民黨匪軍還不完全是美國裝備嗎？美國少爺兵更不堪一擊，朝鮮戰爭就是個例子。

聲 可是美國有原子彈呵，原子彈咱們也討論了好幾天，就說它並不可怕，真要掉在北京，咱們不是都玩完了嗎？

堂 哎喲，我的好同志，你還沒鬧清楚，決定戰爭勝負的不是原子彈，是人。

聲 反正我認爲今天不要太刺激美國，真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來，這個責任咱們負不起。

堂 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是美國華爾街那些吸血鬼。

聲 說得現實一點，我怕戰爭起來，我自己的身家性命難以保全，我們現在剛剛過上太平日子，我很怕再聽見打仗了。

堂 你是一個十足的恐美病者。

聲 哎，你這帽子給我扣的真不小。

鰲 依我看，老王過去所遭遇的環境，長期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壓制的痛苦，他這種想法是不足爲怪的，我相信現實的教育會慢慢轉變老王的思想，老王，有機會咱們可以長談談。

（窗外大中學學生遊行聲音，腰鼓隊聲，口號聲，林鈞振堂都跑到窗口去看，外面萬千

的聲音這樣喊着：「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我們要組織志願軍到朝鮮前線去」，
「中國人民行動起來」。

堂

（回頭搔首）局勢越來越緊張了！

鈞

（深沉的）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

堂

我看見我妹妹那個學校，她也一定參加遊行了，她是個很進步的青年，一個星期了，她天天到街頭去宣傳，她是宣傳隊的小組長。

鈞

靳紋是優秀的中華民族的兒女，如果比起我妹妹林娜來，那可真是差遠了。

（窗外更熱烈的口號聲）

鰲

這是中國人民的呼聲。

聲

我心裏有些亂，老王，還是談談你的女朋友燕棠小姐吧。

（電話響，振堂去接）

堂

喂，哪兒，黨支部嗎？找老薛嗎？在，什麼？啊，好，好，（向薛）黨支部找你馬上去。

（薛下）（林鈞去撫摸牆上的小提琴）

聲

振堂，你們什麼時候結婚哪？

堂

明年春暖花開的時候。

你們倆誰進步？

堂

（得意的）她是個標準的女護士，青年團員，她愛護傷員像愛護自己的家人一樣，上月她還給一個戰士輸血六十CC；論進步的話，我們倆是互相鼓勵着前進。

鈞

振堂，你真算幸福，有一個進步的妹妹，還有一個進步的愛人，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你們老太太，快六十歲的人了，腦筋却越變越新了，有時她老人家談話，比我們看的還遠。

堂

這不是怪事，我母親的腦筋，從來就很新，我們過去是個大家庭，非常封建保守，我母親說，她年青時候，就是個好鬧事的女孩子，結婚以後，我父親比較懦弱，是我母親一手幫助他，跳出大家庭的牢籠，堅決向家裏的封建勢力做鬥爭，五十多年來，一直是樂觀，勇敢，敢說敢做，北京解放那天，她老人家站在我父親遺像前邊，歡喜的掉下淚，就可以想見她是多麼嚮往着這種生活了。

聲

我見過老太太，腦筋新極了，我記得爲買公債的事，她老人家還批評過我呢？說我爲什麼不多買兩分。

堂

我妹妹靳紋，受她的影響很大。

鈞

提起你妹妹靳紋，也就想起我妹妹林娜來了，我很難過林娜還是這樣的落後。

堂

依我看，還是你幫助她不夠。

鈞

這話我承認，我對她的幫助太少了，因為我主觀上犯了錯誤，我以為生在這個時代，只要是青年，就會要求進步的，林娜一心仰慕着美國生活方式，我想今天大家都在控訴美帝暴行，還不够敲碎她的幻想嗎？可是事實證明我的想法錯了。

堂

據我瞭解，你還不能耐心的和林娜談談。

鈞

這也是實情，第一我們不常見面，第二，她有時故意躲着我，我一跟她談，不是她不聽，就是我的說服能力不够，不能更好的指出她的缺點。

堂

讓靳紋跟她談談。

鈞

不行，她不但自己不進步，她還看不起靳紋。

堂

我看林娜也沒有什麼！

鈞

（自語的）她需要別人幫助。

堂

（林鈞開始奏一支進行曲的調子，二人傾聽。）

鈞

這是出征的號角，林鈞，如果真有一天你跨上戰馬，披上戎裝，奔馳在朝鮮的崇山峻嶺上，你會在鋪滿白雪的戰壕，為英勇的朝鮮兄弟奏一支生命交響樂了。

堂

振堂，丟掉你的幻想吧，前線上是不共戴天的仇恨，是血淋淋的戰鬥，不是讓你去作詩去了。

（張義遠上）

張義遠（以下簡稱遠）振堂表哥，我剛才到家找你去了。

堂 喝，你來了，我沒回去；來，我給你介紹，這是琉璃河水泥廠勞動模範張義遠，我的表弟，這是王維聲。（向林）你們認識吧。

鈞 我們是老朋友了。

堂 慶賀你們全年任務完成了。

遠 十月二十五號提前完成的，表哥，現在廠子的生產熱情甯提多高了，十月份起質量比從前也提高了，我們保證在十一月底完成日偽和國民黨統治時期四年零三個月的總產量。

鈞 （鼓掌）好，這是生產戰線的偉大勝利，這種成績會嚇破了美帝的胆子。

堂 廠裏抗美援朝的發展怎麼樣？

遠 熱火極了，大家都在磨拳擦掌，好些人都擠在工會和黨支部門口，問爲什麼政府還不召我們上前綫去殺敵，我這次進城就是買「時事手冊」來的，從前大家學習不起勁，現在恨不得不吃飯也要學習時事。

鈞 工人階級真是偉大，行動起來跟小資產階級的扭扭捏捏是不一樣的。

堂 你有什麼表示嗎？

遠 我志願書早寫好了，日本鬼子欺負了我好幾年，我挨過打，挨過罵，吃過黃豆面，

堂遠鈞

現在美國鬼子，又來欺負咱們，我不能再過從前的日子，我要去報仇。你捨得家和你孩子嗎？

表哥，我從打十三歲就在外面闖天下，我怕過誰？又捨不得誰？

好，老張，你真是我們的英雄。拿出你修好一號大審的精神，跟美國強盜拚到底；（向王維聲）老王，琉璃河廠子的一號大審，從打日本裝上，轉了七天就壞了，專家們認為不能用了，國民黨時代，更沒人敢動它，可是，解放以後張義遠同志把它修好了，這不是神話，這是工人階級偉大的力量。真了不起。

聲遠

那不算什麼，那是大家的力量。

堂遠

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有這樣出色的成績。

聲遠

美國鬼子這樣欺負咱們，表哥，你有什麼打算嗎？

聲堂

是啊，振堂，我也正想問問你，你有沒有志願參軍的勇氣。

堂聲

我靳振堂一定響應祖國的號召，絕不後人。

聲堂

你捨得你的女朋友嗎？

堂聲

那有什麼捨不得，我一定會比她走在前面。

（靳紋、林娜幾乎是同時跑上樓來）

紋 （在門外）林姐，咱們來得真巧，一塊兒趕到了。

娜 （在門外）我找我哥哥要錢來了。

紋 （手持喇叭筒興奮快樂的）哥哥，你看見我們剛才遊行的隊伍了嗎？（看見張義遠）哦，表哥也來了。

堂 看見了，老薛剛才說過，這是中國人民正義的呼聲。

鈞 林娜，你幹什麼來了？

娜 （有些氣惱的）嫂嫂叫你回去，問你爲什麼星期天也不回家。

紋 哥哥，我這幾天真忙急了，我們宣傳隊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昨天在新街口演活報劇的時候，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被感動得哭了，她拉住我的手不住的學說，她的兒子在行唐當八路軍，就是被日本鬼子害死的；她今天才知道大老美跟日本鬼子是一樣的狠毒，中國人一定要起來反抗他。

鈞 中國人民普遍的覺醒了，過去一向受國民黨的蒙蔽宣傳，都以爲美帝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實際却是中國人民的死敵。

紋 羣衆的仇美情緒太高漲了，有幾個農民老鄉，把裝扮麥克阿瑟的男同志當成真美國人了，直一個勁的喊打，大豐商行的一個店員嚷着說：「從前美國兵買東西不給錢，看見美國軍用品就搶，說是偷他們的，實際却是他們自己偷出來賣掉的。」